

新路

新路

著 秋 萬 崔

行 印 店 書 風 張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滬復二版

長篇創作
新路

定價

著者 崔萬秋

發行人 徐啟堂

發行所 長風書店

上海北浙江路三七二弄一五號

營業：山東中路中保坊201號

中山路二二一號A

長風書店廈門分店

版權
所有

分發行所

旅伴

一

火車像長蛇一般沿着瀬戶內海前進。風光明媚的內海的波浪，竟是那樣的穩靜。點點散佈於海面的小島，有如庭苑小池內築造的假山，小巧玲瓏，異常可愛。

馮君坐在這趟列車中很感興趣地朝窗外望着。他還是初次到日本來，所以竟忘記了兩晝夜在汽船上爲暴風所搖撼的疲倦，而目不轉睛地望着美麗的內海。

從下關開車時還只兩點鐘，所以他盡量觀賞這沿途的風景。但火車到了麻里布時，便已完全黑起來，他想有名的宮島怕是不能看見了。他正在這樣想時，玻璃窗外，突然現出一片圖畫。月夜的海上，有一個東西延長的小島，面着海岸而立，鮮明的燈光佈滿全島，這島上的燈光之美，他也是第一次看見。他正在奇怪這是什麼地方，火車已經走進一個車站，車站上用羅馬字寫着

「Miyajima」。啊，原來這便是宮島！夜之宮島，已是如此可愛，將來有機會晝間來遊時，當然更美了！有許多人把宮島比做溫柔恬靜的處女，這將來是非瞻仰瞻仰不可的。

無意中觀賞了夜之宮島，他好像已經完了一段心願似的，不知不覺便打起盹來。車到廣島時，他已酣然入夢，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六點鐘纔醒。

他醒來一看已經到了三宮驛。三宮是神戶市內的一個小站，因為靠近碼頭，所以車也在這裏停。他打了個呵欠，從手提包裏把手巾，肥皂，漱口盂，牙刷，牙粉拿出來，到洗面室盥洗。他自己回想這一覺睡得太久，不禁自己失笑，自己對於汽船的抵抗力太小，而對於火車的抵抗力竟這樣大，也許是在汽船上暈船太疲乏了，所以在火車上竟能睡得這樣熟罷。

他匆匆地盥洗過了，把洋服的領帶又重新結了一下，把稍為散亂的頭髮梳了一下，便匆匆出了洗面室，因為在門外有幾個日本人口裏噙着牙刷子等在那裏。

他回到原座時，發現對面新來了一位女性，因為是剪了頭髮的。他便聯想到張繼先生所罵過的「披髮鬼」一句形容詞。他想到原來「披髮鬼」不是中國專利，在日本火車中也可以發見得出來。可是他覺得張繼先生這句含有滿腔憤懣的「考語」，並不見得公平，他老先生終不失為過渡期的人物，他對於中國女子的頭髮，只看慣高髻，或S式束髮之美，他對於新流行的斷髮之美，

還不能領略，所以便把摩登女性毒罵了一頓，其實這是很冤枉的。你看我們這位旅伴的頭髮，剪得多麼漂亮，烏黑的短髮，蓬鬆而鑲曲地披散在右肩，令人覺得這位女士是豪爽豁達，一點不帶小家子氣，豈是S髻之貧弱小氣所趕得上的麼？

二

馮君來到自己的座位時，那位剪髮的洋裝女性很自然地向他招呼了一下，輕輕點了點頭，在有禮貌之中仍不失她淑女的驕傲。馮君因為不懂日本話，也只輕輕點了點頭。

那位女性穿了一件藏青嘑嘰女學生裙子，上面套一件藍地紅花的上衣，茜色的領帶垂在雪白的襯衣外面，服裝異常瀟灑，身材雖然是中等的，但全身的發達異常勻整，豐潤的肌肉，嫩紅的面頰，水汪汪的眼睛，處處表現她的健康美。這於健康美均整美，以及她的玲瓏的頭腦，珠玉般的詞令，顛倒過不少的男性，所以養成她一種驕傲的習慣，尤其對於男性，她總覺得是無志氣，無作為，看見女性便迷得走不動的人們太多，所以她對於男性向來不大理會。

現在這位驕傲的女性，和我們的馮君同道，當然是照例地矜持。那知道我們的馮君比她來得更高傲一些，很沉着地把盥洗的器具，放在手提包裏，順手拿出一本英文雜誌 *Curr entHistory*

來隨便翻看。旁邊有這樣一位美麗的女性存在，他好像並沒理會似的。

車到大阪驛，上下的旅客異常雜沓，尤其是喀喇喀喇的木屐聲響，使初旅東瀛的馮君覺得奇怪。上下的旅客中看樣子以商人最多，他想大阪到底是日本的最大商業都市。

車站月台上有許多戴綠帽子的叫賣新聞，辦當（用木盒盛飯菜而在車站上賣的），密柑，汽水的小賣商人，往來於車窗之外，這與馮君以異樣之感。「戴綠帽子」這件事，中國男性是最嫌惡忌避的，而日本人毫不在乎，風俗不同，以至如是。

他看見賣牛乳的，便拉開車窗，用中國話喊道：

「喂喂！賣牛奶的！」

對座的女性驚異地看了他一眼，旋即用一口很清晰的北京話說道：

「先生是從中國來的麼？」

馮君也驚異地說道：

「女士原來是中國人？」

兩個人都不覺失笑了。但在異國的旅途中遇見了祖國的同胞，彼此都覺得如在大沙漠中旅行時遇見了可以休憩的「綠洲」似的，有說不出的安心，愉快，親熱之感。馮君和這位女性，都放

棄了剛纔的矜持，彼此雖還沒道姓名，敘寒暄，而那位懂得日本話的女性，已經替馮君把牛乳買妥了。

「謝謝。還沒請教女士貴姓。」

那位女性從可愛的西式手提包裏取出一張金邊細小的名片來，遞給馮君，馮君接來一看：

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部 林婉華 中國湖南

「原來是林婉華女士！」馮君驚歎地說。

林婉華女士曾當選過上海S大學的皇后，曾因某軍閥欲納之金屋而爲她所拒，喧傳一時。在種種意味上，林婉華女士是一位的非凡的小姐。

三

馮君一面和林婉華談話，一面留神觀察她之所以在上海那樣轟動一時的原因，換句話說，林婉華最美是那一點。據馮君研究的結果，她的眼睛和嘴唇最是動人。中國舊話有句：『脈脈含情』馮君以這四個字正可形容她的眼睛了。至於她的嘴唇是怎樣的美，馮君覺得現下名傳天下的中國女明星胡蝶的唇，長得和這位林婉華很相像，還有她的言談的風度，於殷勤客氣之中，有一種凜然難

犯的威嚴。她的身段是那樣嫵娜，她的態度，又是那樣大方，上海的青年們追逐她，不爲無因。

馮君既然接受了她的名片，自不好把自己的名片也拿出來，但他遂即加以說明道：「這張名片，還是在報館做事的時候用的，現在已經辭去了。」

林婉華看那名片是：

北平早報主筆 馮景山 河北定縣

「原來是馮景山先生！」

這次是林婉華發出驚異的喊聲了。

馮景山是中國有數的名記者，他曾被舊軍閥逮捕過多次，報館也是被封閉而又恢復了的。他的筆鋒犀利，眼光遠大，而態度又異常真摯，不畏強暴，振筆直書，所以不惟得罪了許多軍閥，而且得罪了許多駐紮北京的洋大人。他的被捕，有一次是因爲狗肉將軍，搶奪民女，別的報上連消息都不敢登的，而早報上則用頭號字登出，且著論攻擊，於是全城譁然，羣罵狗肉將軍之蹂躪人權。狗肉將軍一怒而逮捕馮景山，那一次幾乎有生命的危險，可是馮景山的聲名却因此傳遍天下。

「馮先生辦的報，我從中學時代便愛讀，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在繼續的訂閱呢。」林婉華說道：

「那真使我榮幸。」

「馮先生爲甚麼拋棄了多年苦心經營的早報，而在這年頭到日本來呢？」

這句問話，正刺準馮君的傷痕，使得馮君一陣難過，所以他的臉色，不覺陰暗下來。但他不願在一個初會的女性面前示弱，旋即很磊落地笑道：

「敗軍之將，不足以言兵。」

這句話反而引起林婉華的好奇心，她追問道：

「馮先生的話太抽象了，好不好再具體的說一說？」

馮景山躊躇了一下，旋即很坦白地說道：

「經營報館，目的在想說幾句要說的話，換句話說，便是要求言論自由，林女士，中國不是有言論自由，這個不待我說，你是知道的。可是北平的言論界之不自由，尤其敵報的言論之不自由，真要出乎你意料之外。最近我到東三省視察了一次，覺得日本人在最近的將來，恐怕要實行動手，而當局者不惟毫無準備，且大做其華北統一夢，我看暑假以前華北一定有戰事發生的。我著論警告當局，當局不惟不知採納忠告，並且橫加壓迫，言論不自由，這報館辦來便毫無趣味。還有一個原因，便是中國報館一天增加一天，在資本主義互相競爭之下，想着得勝，須有雄

厚的資本，作生力軍，而我們幾個書生靠筆桿的力量創辦起來的報紙，不待說沒有雄厚的資本，別的報館有新式輪轉機，而我們沒有；別的報館有錢，特派專員在各地擔任訪員，而我們沒有。種種方面，凡是關於物質方面的，我們一概落後，想不落後，只有大加擴充，要擴充起碼要有幾十萬元纔能辦得到，我兄弟實在沒有這個力量，所以只有賣給人家了。」

馮君說到這裏，不勝感慨，便煞住話頭。

「那真是極可惜的事。」林婉華說。「日本也有和馮先生同境遇的人，德富蘇峯便是。他一手創辦的國民新聞，也因爲和別的新聞競爭，需要二百萬元資本，他沒有這個力量，便讓給人家了。現在他在大阪每日新聞當社賓，言論還是不住地發表的。」

「我兄弟再沒有進報館的勇氣了，我想到日本住幾年，繼續研究大學時代學過的國際法。將來有機會時，或者到甚麼學校教書，不然則藉著述生活。」

「以馮先生之見識學問經驗，若能在大學執教鞭，或是著書給青年人看，真是中國學術界之福。」林婉華說：

「不敢當。」

兩人只顧談話，不覺間火車已越過了京都。林婉華聽見驛夫喊大津，她便向馮景山道：

「過去大津，不久便看見琵琶湖了。」

馮景山對於琵琶湖久仰的了，所以他一聽見林婉說快看見琵琶湖，便興高采烈地向車窗外望，看見了，看見了。在比叡山之北，有一列向後仰的羣嶺，向北蜿蜒下去，而琵琶湖正在這羣山環抱之中，其形一端細長，一端粗短，樣子好像樂器中的琵琶。馮景山暗暗點頭，原來琵琶湖之命名，是這麼一個來歷。湖是很長很廣的，水也很清，後面依山爲背。山上蒼松翠柏，雜以桃紅櫻紫，景色異常美麗。在湖中，有幾葉扁舟，載着長袖博帶，有如唐宋畫上常見的古妝美人，每人都打着一把可愛的陽傘。而盪槳者，每一隻船上都不是舟子，而是青年學生模樣的人。

馮景山覺得這琵琶湖倒還有意思。尤其青年自己盪舟陪自己的愛人遊湖，這風景引動他的興味。在中國，濟南的大明湖，杭州的西湖。他都逛過，也遇見過不少的青年男女，雙雙遊湖，享樂他們的青春。可是十之九，是僱船夫替自己盪槳，而公子少爺和小姐穩坐在船上剝瓜子，吃花生，試想在兩人情語喃喃的時節，讓一個不相干的舟子在旁邊監視着，多麼殺風景。若是自己盪

樂，用自己的力量，自己的技能，來取歡於自己的愛人，豈不更有味麼？

「對不住大家，請諸位先生賞給車票看一看。」

車掌的呼聲，把馮景山的非非想打斷。林婉華很親切地把剛纔車掌的話，翻譯給他聽。他便把票拿出來，車掌用剪票鉗子，印了一個記號，很客氣地點頭致敬，仍把票子交還他。

十二點鐘，火車到了名古屋，因名古屋是次東京，大阪，而居日本第三位的大工業都市，所以火車停的較久。

「馮先生不下車在台上走走麼？」林婉華說。

「也好。」

五

馮景山讓林婉華走在前面，他自己也跟下車，姍姍緩步的林婉華，亭亭玉立的林婉華，又是一種風韻。她走起路來是那樣飄灑，她的身體肥滿而不笨重，肩膀及臂膊，以及臀部的曲線，都可從束身的洋裝外面，窺見其梗概。她的腿不像日本女子那樣粗，她的脚，不像日本女子那樣大，長統絲襪，黑色皮鞋，與她上身的洋裝非常相配。

馮景山想，這樣美麗的女性，不知那一位青年纔有福消受。

他是一個北方人，不到二十歲便作了舊家庭的犧牲，和一個未曾謀面的鄉下女子結婚。他現在已三十四五了，膝下兒女，已有了兩個，按照『人生七十古來稀』的看法，自己已活過了人生的一半，青春不待說早已消失，所以他的心神全集注在他所想做的事業上。他辦報館，便和報館拚命；他現在來日本讀書，便又要和學問拚命，所以他毫沒有追求女性的意思。

這位林婉華女士也是很奇怪的。從這幾年來經驗，得到一個結論，男子都是沒出息的，男子都是『美人』的奴隸，甚至是『女人』的奴隸。所以她對於男性，存一種冷笑，玩弄，諷嘲的態度。他決不躲避男性，因為她曾經滄海，沒有一個男性使她吃過虧，所以她不怕。但她也決不對任何男性表示親切，因為男性是不可給笑臉他看的，女性給男性的一個無意的微笑，往往會使一個男性騷倒發狂。西廂記裏的張生，在普救寺遇見崔鶯鶯，鶯鶯的臨去秋波引起了那麼一段公案，你聽張生自己的話：『休題眼角留情處，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。』又說：『分明打個照面，風魔了張解元。』又說：『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纏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？』——所以林婉華對於一切的男性總是冷若冰霜的。

對男性冷若冰霜的林婉華，現在對馮景山竟這樣親切。不惟替他買牛乳，當翻譯，說明沿途

風景，現在邀他下車在月台上散步，若是被別個知道林婉華素性的男子看見，一定引以爲奇，就是林婉華自身也不能說明自己的行動何以忽然這樣矛盾。

馮景山和林婉華在月台上散步了一週。馮買了一些橘子，香蕉和汽水，林買了一本四月號的婦人公論和最近的朝日週刊。兩人剛進車內坐下，火車便開動了。他讓她吃水果和汽水，她把雜誌上的珍奇畫片遞給他看。兩人談談笑笑，已如多年的相知。

六

四點鐘火車到靜岡，便已看見了六月尚積雪的富士山。富士山，日本又名之曰：不二山，這是日本所引以自豪的名山。馮君在國內與日本人往來，他們常自詡日本有三寶：人中之武士，花中之櫻，山中之富士，現在倒要仔細觀賞觀賞這座名山。從車窗中所望得見的富士山，是倒放的扇子形，上面是尖的，下面是展開的。山顛的白雪還積得不少，所以富士的上半身竟是白的。火車因爲駛行在山麓，異常緩慢，足足走了兩個鐘頭，還沒有越過富士山的範圍。

「富士山竟這麼樣長麼？」馮景山覺得奇異地問。

「不是富士山長，是火車繞着富士山走，所以覺得長，但不久也就越過去了。前面便是御殿

場。」

這時正是四月初頭，富士山麓、春水綠漲在河中，百花盛開在河邊。至於鐵路沿線則矮矮的常綠樹，枝葉繁茂和椅墊子一般的圓團團的「茶」舖滿地上，風景真是好極了。

火車到御殿場時有一羣女學生嘻嘻哈哈地跑進車來。大家通穿着衫裙連在一起的制服，有的肩背着軍用小暖壺，有的手裏拿着登山用的手杖，有的拿着新買的東西，起初都槍着占坐位，搶到坐位以後，便拉自己所愛的朋友同坐。那種天真，憨癡的樣子，的確可愛而且好笑。女孩子聚到一起便大膽起來，而且鬧得比男中學生們還凶些，原來東洋和中國是一樣的。

從御殿場過去，火車已離開了富士山，所以恢復了平常的速度，不久便已到了國府津。那時天已完全黑下來，女學生們有的買辦當，有的買汽水，有的買冰淇淋，嘻嘻哈哈又熱鬧了一陣。

「我們也隨便吃些東西去罷。」馮景山邀着林婉華一同到食堂車去吃晚飯，因為有女客，馮景山也沒好意思吃他素日所喜的啤酒，只叫了一道牛排，一道炒蛋，一道湯，隨便吃了一點牛油麵包。林婉華生長在南方，她不大喜歡吃麵包，來了一點乾飯，菜則是一樣的。

他和她吃罷水菓，由馮景山付了賬，一同走出食堂車時，火車業已到了橫濱。

「不到一個鐘頭，便可到東京驛，馮先生有要收拾的東西麼？」林婉華問。

「很簡單，因為大些的行李，我都交車站直接運去了。」

「那好極啦——稍爲失陪一下。」

林婉華說罷，拿着手包到洗面室去，馮景山想道：到底女性與男性不同。

七

四月五日晚七時，東京驛的待車室內，真是雜沓極了。從穿軍服的中將，少將，從穿燕尾服的次官，局長，以至在鄉軍人的退伍少尉，省衙的小書記：從花團錦簇的大官的貴夫人，以至爲夫人提手帕攜外衣的下女：，把頭等、二等、三等的待車室統統擠滿了。

今晚出發到大連就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本莊繁中將。從貴賓室出來，於是待車室內的大小官員，平民，聽差，下女，都跟着本莊繁一直進車站月台去。

本莊繁之出發，竟有如許的人來歡送，是有一種重大的意義的。本莊繁負了重大的使命到東三省去，與平常的司令官之維持大連一帶租借地的治安者任務不同，所以陸軍大臣南大將，特別送到車站，用力地握着本莊繁的手道：

「本莊，滿洲的責任全交付給你了，打起精神來幹！重託重託！」